

柳州府志卷之三十六

藝文

記

重修羅池廟碑記

康熙五年

王命岳

故唐柳州刺史柳侯廟於羅池韓文公為廟文敘其生前預知死期而曰吾且為神歿三年降於後堂州將見焉夢於州將曰必館我於羅池遂廟焉有醉者李儀慢侮之卒中疾扶出廟門而死以有神靈故州人祀之歷唐五代宋元明不第廢今漸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一

已荒墮鞠為茂草分守右江道叅議戴公官茲土思古蹟湮沒後人欲求所謂羅池之處不可得也方鳩材未集工適以廢捧至京師請王子預為文俟落成而書之石余謂神靈事兒女子喜述而樂道之儒者不談也柳侯以工於文收天地日月之精英而抒之辭章其蓄積也厚矣其變現也多矣又能大修孔子廟使州之民有所瞻仰焉而又能布其政教以惠其兆民殆幾於道者也神靈之事不能以數見久則歇矣而道則歷千萬禩而不毀

戴公之新斯廟也為道存焉也侯少未聞道不自
貴重使安坐而致公卿終其身汨沒於名利之場
數載之後業與草木同臭腐即安能有羅池一片
土而又何有乎歷唐五代宋元明以至今日也惟
其蹉跎輒軻放廢荒遠故能勉自樹立以軌於正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柳侯以窮而進於道以
道而不沒於天地間士不窮又安能有立乎戴公
為誰閩漳長泰人諱璣為名吏部左遷歷官少叅
柳州者也王子為誰閩泉晉江人諱命岳以翰林

都諫因建言而謫居京師者也

重修羅池廟碑記

康熙五年

戴璣

羅池廟州人世祀唐刺史柳侯也侯之得世祀傳者以文故以政故以神靈故嗚呼古來文章政事及神靈精爽若而人生則榮焉歿則已焉久則歇而絕焉烏能歷千數百年如一日哉余受命分轄是邦入其疆覽其城郭人民其間之秀而絃甲而蜚者皆侯之文也樸而耨比而雍者皆侯之政也復問其俗水旱必禱飲食必祝者皆侯之神靈也官茲土者較守畫一飲醇足矣無事更絃而鼓瑟

也故其風教文物為百粵最明德遠矣造而謁焉變革之餘廟貌蕪芾余甚懼碧血之漸為冷風也屬之耆老度重困力不周願適以歲俸金錢飭材而重構之方蒞草廛適以覲典走京師而侯之文之政之神靈日變現唇睫間而不去于心也遂以其狀告之鄉中人王子曰是殆幾於道者也士不窮安能有立侯之窮以荒齋終幸也余曰侯之幸也彼都之幸也官是土者之幸也侯之司馬永州也記鈞鈕云孰使丁樂居夸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

歟至是則曰必館我於羅池知百年魂魄依依此
土歷晚證果為道存也是能以其文其政其神靈
化荒俗之心作纍綬之身也功大者食永思所以
報侯者歸亟召匠而謀之工畢集契龜肇工於乙
巳九月二十八日告成於丙午孟春既望計為日
凡若干費鏹凡若干時襄其事者相與飲酒而落
之因書之石俾後之讀韓碑知侯之文之政之神
靈為功於當時讀王子與余之石知侯之進於道
其文其政其神靈為功於萬世柳之人尸而祝之

者且繩繩而未艾也

重修羅池碑記 康熙六年

戴朱紘

憲副戴公以康熙三年甲辰之歲承命來分轄右江甫至即晉謁柳侯見祠宇傾頽堦除草滿遂捐俸庀材鳩工構造未幾落成刻石於廟詳載始末又命余小子紘周覽羅池之地稽其界限計其廣袤以為是柳侯憑依之處而不可以不誌也余小子曰事有曠世而相感者其先後未始不相符也柳侯投荒茲土遂以文教開迪州人豈謂千秋而下寧無如我其人相繼起乎長泰戴公以海內大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五

儒為名吏部左遷分守右江道方其甫出都門也胸臆間即求所謂羅池廟者而嚮往之矣下車之日即與邑侯閻公急圖鼎新其孜孜之意若不容稍緩者豈無所見而然乎蓋其溯于厚文教之功示尊崇不忘之意下以維禮義於民風上以培國楨而待用意至殷也與河東無異也公又恐羅池一片地其方廣所至久漸無徵而日以削也故公雖為文又屬于重為之說使申畫較然勒之貞珉垂之永久無敢有逼處以干我神靈者余乃恭命

約步計里環觀既畢擲管而書按長沙李西涯作
羅池書屋記云羅池在柳州城東二百武廣袤可
數里澄波滄蓄準平而鑑照其外大江自西北來
繞池而南復東北折而南去蓋柳詩所謂迴腸九
曲者也江之外峯巒剝剝偃伏翕闢千態萬狀于
凡動植之形器物之象靡所不似柳記所稱山水
可遊者也余謂李氏之言可謂得其大畧矣地可
數里云者自柳廟之左開元寺之前有路直下所
謂羅池街者是也行三百武左達為縣儒學又行

百武右達為太平橋而羅池地居兩界之中柳侯
廟踞羅池之脊居高望遠四外低平廟左有池即
羅池也池所由名不可得知然屬神靈所有州人
罔敢冒焉池之上別有廟柳人以祀劉司戶叅軍
黃也統而計之地廣袤果數里其間峯巒林麓樓
閣烟火可以指顧而得其勝槩其為舊蹟如此夫
鈞鉅柳侯所樂居也而靈爽弗依焉西山侯所宴
遊也而功澤不在焉侯之戀戀我民而血食千秋
者非羅池也歟天下之人因柳柳州而求所謂羅

池勝槩而不患乎無徵者戴公修復之功閻公贊襄之力為不朽也已公諱璣字紫杓順治己丑進士長泰人閻公諱興邦字敬仲順天癸卯經魁宣府人

羅池廟界址碑記

自柳侯祠大殿後門起至柳侯墓後圍墻下止共十一丈自大殿東山墻起至劉賢良祠止十二丈自西山墻起至戴家園止共二丈自西厨起至李家園止共四丈五尺自前殿起至斷碑亭墻下止

共五丈自董公祠起至大門止共二十三丈大門內甬道左右寬二丈三尺自劉賢良祠後山墻起至圍墻下止共三丈四尺自東山墻起至開元寺圍墻止共五丈自祠前簷起至羅池共四丈七尺羅池長十二丈寬六丈自羅池南至王家祠堂止共一丈八尺自羅池東至開元寺圍墻止共一丈七尺唐二賢祠前後左右通共計直五十丈橫二十五丈謹記勒石以垂後世備攷

按此碑中央書羅池二字係康

熙六年右江道戴璣知府
駱士憤知縣閻興邦立

柳侯祠祭田記

康熙十一年

駱士憤

邃古之初中央未鑿民固不識不知者也庸詎知所謂廟祀乎至若易書所述虞夏以來王假有廟以萃渙也而廟制或自此始類禋望徧史誌之矣其所以言祭義者甚悉詩不云乎以饗以祀以安以侑言有田祿而奉祀事也然則祭田之制意其仿於周乎楚茨之篇甫田之詠其文猶可得而稽也是故以綿上為之田非晉文之所以祀子推乎封之寢邱以奉其祭非楚莊之所以祀叔敖乎惟

田有以給其後斯後有以祀其先則是祭田之設洵為有廟之所必需也柳侯之涖於柳也德教所孚柳民永懷自唐迄今猶旦暮也而廟在羅池之側明季干戈鞠為茂草而鬼神狐祥無所食迨皇清定鼎海宇乂安而分守右江道戴璣爰捐貲庀材構祠以奠非惟侯之神以妥而柳民之心亦是若矣猶憶予之幼也讀侯之文即慕侯之德高山景行切向往焉茲以康熙六年來守是邦即謁其祠升其堂仰視椽桷俯察几筵低徊留之不能去

云時住持僧通聞進而叩曰侯有廟所以妥侯也
廟有僧所以侍侯也而僧無資何以侍侯可奈何
竊照柳侯一祠舊有祭田坐落雒容縣雒清鄉大
汾濁寨等村後被豪暴侵漁且錢糧米石未晰懇
恩查明追給在廟俾田有以給僧則僧有以祀侯
予釐剔查明在案永為常住香燈之費僧又請曰
其田已蒙給復其事尚未勒碑後之豪暴安知不
踵前車乎予應之曰若獨不聞侯之靈爽乎在昔
李儀醉侮而侯立斃之彥通侵奪而侯入夢以懲

之此皆柳人耳而目之者也而獨不聞乎設後之
豪暴賢不畏死肆其侵漁而侯豈不能驚其魄褫
其魂以勦絕其命耶甚矣哉爾之過慮也僧曰俞
哉語有之叛父母褻神明之人則雷霆擊之雖然
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輩也是則神道之微
又不若人道之顯也予曰然乃記之爰鐫諸石蓋
從住持僧通聞之請云

重建劉賢良祠碑記 康熙六年

閻興邦

賢良祠者柳人世祀唐司戶劉公者也公諱黃昌平人由賢良對策指斥宦豎後謫於柳故柳人世稱曰劉賢良也方公之對策也本忠義之心而激以浩然之氣故能言人之所不敢言當是時主司悅其文而不敢取宰相知其直而不能薦豈其無忠義之心哉誠以宦官竊柄恣橫赫奕懼其勢而畏其威由是公不得仕於朝尋貶柳州司戶至則以德化民以禮齊民一踵柳侯芳躅焉厥後省耕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十

省歛巡行田畝間竟墜馬而卒葬鵝山之側柳民思之作廟以祀懷其德也自唐而元廟地久不可考明成化間廣西布政司黃公塤來治公墓且建祠柳州西關外宏治元年廣西督學周公孟中為之記自是之後則又建其祠於東關外柳侯祠之左豈以其實德孚民勤勞及民與侯合德故其祠亦可相埒耶余承乏斯邑進謁之餘廟貌傾圮斷梗荒榛淒然心目即力圖復建以昭先賢奈初涖潭中尚未如願幸右江守憲戴公柳州郡侯駱公

素慕柳侯之文章夙仰司戶之正直二公下車甫
數月即前後以歲俸金錢飭材而重構之爰建柳
侯祠及公祠始於康熙六年蒲月成於桂月翼翼
如也峩峩如也蓋以在昔之同德及民者而為在
今之竝地立祠不亦兩相輝映千古哉噫余因之
有所感矣夫射策以弋功名也世固有逢迎而不
獲者矣而顧危言以詆閹寺直氣以忤權奸公其
無意功名哉第其忠義所存浩氣所發不辟禍患
遑計功名矣詒有之志乎道德者必輕乎功名公

之謂歟故其進則斥邪於朝退則勤民於野剛亦
不吐柔亦不如所謂古風烈古遺愛以方柳侯何
多讓焉廟食百世其宜矣夫

柳城縣學記

王如辰

嘗按輿圖柳居嶺嶠之表山水清曠意必有奇才
偉士鍾其秀異者乘時間出乃考諸人物惟上林
韋旻象州謝洪何寥寥也柳城古號龍城在郡之
上游水有龍江之美山有文筆之秀而文獻無聞
焉豈山川徒擅其勝而不鍾靈於人耶良由地處
西偏庠序廢弛人不知學故也況滇黔構亂柳州
再叛再服百姓困倉盡於轉輸筋骨疲於道路尚
一菽不飽其何能勵於學耶十九年秋余膺簡命

督學粵西二十年春始克蒞任因秋棘伊邇由柳
而賓不數日而抵邕其於柳之各學未能遍歷備
示所以立教之法為學之道以曉其人士且其時
滇南正在用師黃明猶然梗命羽檄交馳軍需孔
亟龍城令駱君斯才乃能獨以修復學宮為己任
傳諭士民不數月而貲具鳩工庀材又示數月而
工竣殿廡庖湔巍巍煥煥當斯時滇南業已蕩平
黃明業已授首多士賓興綸煥疊至而駱君復遺
使求記於余謂龍城自明迄今鮮有科目茲學宮

既新而庠士葉生嘉猷即得雋誠非修學之功不及此余思夫學宮為興賢育才之地士之得雋自必由茲但古人設學之意豈專在此天學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也本三達德行五達道以馴至于聖神功化之極由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推於家國天下之遠為臣盡忠為子盡孝無非學也即無非學宮之所為教也若夫博科第成功名則固學者之餘事耳余重嘉駱君之能興學又喜葉子之獲雋而邑人有所觀感也因述其圖誌原其興廢

而舉國家立學之意與為學之大端以告之俾諸士有以自勉將見韋謝諸君子不得專美於前矣是為記

融縣修學記

王如辰

古者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教國之學以至大胥小胥教人之法既詳且備其學宮之名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頰宮由來尚已然而郡縣未有學也郡縣之有學自宋始而盛於明以逮於

本朝粵西僻處邊陲戰國為楚粵之交秦漢時始入中國而柳州之學自子厚知柳州建文宣王廟而為之記而後彬彬然文物之盛殆與中國等矣夫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十四

三代之學皆以明倫緬惟國家建學之意與學校教人之方不過欲人講求聖賢之理而由乎經常不易之道為臣盡忠為子盡孝如此而已迨於後世學士徒事佔畢有司治而不教間有留意學宮修廢舉墜非請於公則病於民簿書催科之為務而不知教化之當先也此其所以不及於古歟融舊號潭中隸於柳而界於會城兵燹之後學校久廢熊君飛渭以名進士來尹是邑始至之年目覩學宮頽圯鳩工庀材大門甫建而滇警隨聞不能

報竣雖欣逢光復而柳州再叛再服融為要衝戎馬接踵有司奔馳趨走不暖席惟芻茭餉糗是急尙暇修文學講禮教乎去年春余奉命衡士至粵大懼人才放失首以庠序為孜孜各守令惟時亦相率皆以興起為已任如桂平梧諸郡屬或捐貲重新或力為創造請記於余者不可指屈而融之學宮亦相繼落成先師有殿兩廡廟門噩噩采采詢其費不煩於公帑不派於民間熊君真能因時集事而為政之知所先也爾諸生講習其中當思

朝廷設教之意而毋忘修學之功必以古聖賢自期將見人材鵲起多士蠲皇以媲美中國禮樂文章之盛詎不偉歟抑余考粵志融有真仙巖宋太宗頒御書百二十軸藏其洞斯固人文煥發之徵也又聞有靈壽溪者相傳仙人投丹其中飲者多壽夫水土之良固足以養人而益算然史書所載服金丹而傷其生者亦復不少爾諸生誦法孔子孟學術邪正尤不可不蚤辨也因并舉以相儆焉

融縣迎恩門記

熊飛渭

康熙十有三年春飛渭初至融入迎恩門而懷然也邑中父老子弟望恩縣令而謹然迎之何弗懼且慎焉使刑罰無章惟憑喜怒徵求無藝不恤民之膏脂且急符迫於前煬竈蔽於後至剝民而不及知加之以伏莽因之以軍興欲求民瘼殊難圖慮矧乃交遊名譽之自矜聰明才智之自用皆足以啟薄刻而傷民心其失恩有五矣失此五恩即歛此五怨向之望恩於上者或將轉而疾視之若

仇然非民仇之實縣令之仇吾民爾古有去官而民相爭於境上又有去官而民或袖瓦礫以擲之民情不大可畏乎民莫不欲富故望上以廉民莫不欲壽故望上以仁民莫不欲善而有令名故望上以漸摩教育夫所欲也得惟令之德不得亦惟令之怨何弗懼且慎焉飛渭之為令於融固不敢仇其民而於父母恩勤之道日恐有所未盡無以慰斯民迎望意因涉筆記此用自循省且將使後之君子得並觀覽焉

重修開元寺碑記

王啟元

嘗聞春秋之義以尊君為主以天下之人祝一人其尊君至矣吾柳之寺為開元一所歲時祝聖咸詣是而習儀焉夫忠義之心根於天性誰其無之府縣主修為祝聖也夫佛法之有報應而且甚神甚速人所習知茲不具論故專論祝聖既曰為祝聖矣則不可以不修既曰為祝聖矣則有忠義之心者不可不相助以修相繼以修或以助修易任首難殆不其然元家自曾祖為首而先祖記之茲

先考復為首而元又記之所患祝聖之心弗公弗虔也幸而府縣主之矣怯夫慕義何事不勉焉助修者不敢隱其義任首者不敢居其功具在碑陰俾後世有志重修者有所考焉

建羅城學明倫堂記

雍正五年

黃文瑗

從來風俗之成教化啟之教化之行有位者倡之上之人欲化行成俗鮮有不講明倫紀之大者周禮司徒三物六行之頒使州閭鄉黨知春秋禮樂冬夏詩書之事所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必詳切討論始曉然於天經地義秩然不紊然習之固有其時教之亦有其地天下郡縣建斯堂也非徒以壯觀瞻皆以興仁興讓之風不越乎倫常故顏之曰明倫以為立教之地羅邑於康熙四十一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六

年趙公瑞晉創建五十七年王公斗樞重修雍正元年

勅封五王當事者設龕其中惟祭祀乃敢瞻拜而明倫堂遂徒存其名矣余署篆茲土甫下車即殷殷慮無設教也矧覩此層巒疊嶂之區苗獠犴犴之雜罔知彝極倫常更不可不急為之講也謀之學博張君君語余曰是則前任劉公大綱首捐清俸以興廢為已任甚盛舉也予泣任翌日劉公以籍歸臨行即以是囑異觀厥成余量力捐貲惟落成是

望而同事諸公暨通邑士民慨然樂輸約積百餘
金量基於學宮之右惜地狹又復構民人秦一元
唐仕海地長八丈寬六丈因路曲繞又於民人唐
喜慶吳廉吳籍榮羅門謝氏各園中買棄地濶六
尺取路自城脚直抵明倫堂以為前衢於是鳩工
庀材張君董其事極費經營自夏至秋凡六十日
不勞於民不費重貲建三楹焉棟宇輝煌垣墉完
固巍巍乎其有立教之地矣於堂北更置暖閣為
慶祝地又計所餘之木石磚瓦於堂之兩偏造義

學各三間俾士之有志行者盡萃而處月給膏火
以師儒薰陶其間又以為興學儲才地夫向第患
無立教地耳今則因立教地而得慶祝地更得興
學儲才地一舉而三善備豈特為多士慶行見編
氓之衆得所觀感亦且仁漸義摩有倫有紀盡登
一道同風之化矣是為記

學宮永遵碑記

鄂爾泰

竊惟

至聖先師萬世之師表也冠帶集團橋天子有臨雍之
典春秋屈仲月上丁修釋菜之儀內則命夫胄子
三公外則寄於有司羣牧典綦嚴也誰敢懈焉本
部院每逢丁祭親齋沐而宿黌宮先令儒官較簿
書而正祭器乃知牲或已經宰殺既失告全致潔
之心物豈盡屬肥鮮更乖博碩蕃滋之義且或常
供不充乎額數任先後以那移珍品不給予豆籩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二十

致菹鹽之雙疊廉聞各學亦有同風固知其竭精
誠但解奉行故事甚或尊壘未備疇詳犧象之形
琴瑟雖陳莫辨歆篚之狀觀者如墻如堵任彼魚
哮祭者似醉似癡顏如聾瞽一尊纔薦滿庭之燎
火無光三獻未終兩廡之燈輝已滅於是甌劍與
簋盞悉憑顛倒几筵鹿兔共榛羹似遇摩空鷓雀
分甘奪臠半由承祭之家人拍地宣天遑問糾儀
之齋長駭奔髦士霎時怒髮衝冠輿隸膳夫頓起
雄心染指凡此之類罪豈勝誅首由約束未嚴亦

以躬行未善不思主爵則身膺一命幸得窺聖人
門墻分獻則職任半羶原以司泮宮俎豆平時未
知化導已蒙尸位之譏臨事不克恪恭難免曠官
之咎為此飭郡守州牧縣令等職兼以誠教授學
正訓導諸員各矢乃心以襄大典預期三日牲牲
皆供乎餼牽先事一朝品物盡陳於類璧齋戒沐
浴來觀習樂試歌舞於明倫堂前嚴肅整齊退服
寢衣歛精神於尊經閣畔庶幾必誠必信凜夙夜
之惟寅無怠無荒知神人之威格是并申之條約

用以頒之學宮

附條約一則

學宮之地聖賢靈爽所依不惟丁祭宜修治肅清
即平時尤宜洒掃潔淨近每見黌宮以內栽瓜種
菜學圃成澆灌之場曝被曬衣諸生絕往來之路
甚至丹楹刻桷徒供蝙蝠樓遲鳥革翬飛盡是鼯
鼯巢穴蛛塵百斛廟貌埋埃垢之中鼠糞千箕腥
穢聞宮墻之外皆已安之若素久且習為固然甚
至先賢先儒兩廡之神牌倒置鄉賢名宦兩祠之

神位傾頽非其子孫有誰咨問加之朽蠹若罔聞
知凡爾學官所司何職即諸生門斗多亦奚為嗣
後教官不時巡察務令門斗分班輪值逐日掃除
學宮之內不得容一毫塵垢庶亦無忝厥職也

郭氏雙桂記

朱文煒

士大夫宦東魯必登闕里入孔林廟有古檜一本先聖人手植也惟其德與天地無窮其遺跡亦歷年不朽故今天下文廟多樹木然或存或亡不能悉數憶吾南昌三學並立中有高橋其東西湖水清駛而遠揚與白雲遙接一時人材頗盛其宮之堦墀皆種桂條暢繁森至秋香聞數里惜予去家有年而桂之有與無今固不得而知也及至柳州游於郡學見榕生松節間扶疎而下偃亭亭如蓋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三

殆數百年間物未幾霆擊之矣融固柳屬聞其廟內松高數尋前一栢突兀嵯峨足為觀美而武夫悍卒從而斧斤之又已不可問懷遠猶柳之彈丸邑也學宮有雙桂焉其扶疎下偃而不為造物忌其尋尺嵯峨而不為悍卒戕至今條暢繁森則必其先手植之人或其修德也無窮而遺跡也不朽問其人曰明經郭任素之手植問其家曰閩之上杭自其祖之近溪以融遷懷問其子孫悉居治平之濱則雙桂之眷任素也不僅於其身於其子孫

且不惟多子孫行將有倚桂而薦秋香者昔桓司馬之北征拊柳長嘆悲其老也王節使之種槐祝願後人卜之天也蘇子瞻謂王氏天定而後報施明郭氏之天定矣書曰栽者培之繫子厥孫其毋負茲雙桂也是為記

重建來賓縣學宮記

王啟元

國建辟廡鄉設學校皆所以明人倫而敦教化也
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文德誕敷更令講諭十六條蓋期彰
明倫紀醇厚風俗登斯民於熙皞之世故一時海
內向風人文蔚起東西南朔無遠弗屆雖古豐鎬
建學作人之化不是過矣余撫茲西粵欲以宣敷
教化為已任因思夫黌宮乃作育人材風化所關
粵雖僻處西陲無非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五

聖化所及之地使宮墻壁水傾圮污萊其何以講學行
禮肅士庶之觀瞻崇先聖之祀典歟爰命有司通
行咸為修葺今來邑在柳城之南學宮居縣治之
東建自宋開寶中其來久矣但舊學湫隘歷代建
修疊經兵燹傾圮不一而邑令張震闢疆選地更
為創建鳩工掄材親為董理自正殿明倫堂啟聖
祠兩廡戟門櫺星頰水丹雘一新規模宏遠概出
捐輸不煩公帑不派民資經始於庚午仲秋落成
於辛未仲夏於是髦士獲介止之處而廟貌儼巍

煥之尊矣張令告厥成功請記於余余嘗考輿圖
柳郡民醇俗阜出弟入孝為嶺之最而來賓去郡
僅百七十里諒亦薰陶漸染士風必有可觀者爾
多士既為四民之首當知所以自勵非徒事乎佔
畢以為進取科名之具務潛心於聖賢修己治人
之學以克殫乎子臣弟友之分而資父事君彝倫
各盡其道於以淑身善世化行俗美庶不負朝廷
建學立教之意爾是為記

送郡欽張公天訓修學記

李燾

國家設官分職原以興行教化養育人才而教化之所由興與人才之所由養則不外乎崇文廟重師儒培植根本以為首善粵西地屬邊荒兼兵燹餘氛學校傾圮禮教蕩如者所在多有補葺修明之功其所賴於良有司者非淺鮮矣象州牧張君朝議鶴潛公之長君中憲禹木公之孫也夙忝同寅江西丁亥歲張君諱天訓者來蒞茲土目覩宮墻摧頽之狀慨然圖新不惜捐俸以為紳士倡治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五

工徭構土木躬親勞瘁歷歲餘而落成嗣乃享祀維虔講禮讀法於其內而多士向風蒸蒸蔚起遂使草珠山城忽漸變為禮樂文章之區夫乃嘆家學淵源者其為治自有本也比之永安陳牧之設義塾廣陶成者其功蓋相伯仲云夫君與陳君咸楚產也生同地官同方興教化育人才無負分土寄民之責者又無弗同其規為佈置惟楚有材粵實賴之不可謂非斯地斯人之幸而二君之黼黻皇猷助宣文教他日立朝之大槩亦於此乎觀矣

予叨晉秩宗倥傯就道未暇捃撫張君所為檄告
屬境然而鼓鐘作人之雅化其功足式而其事良
可風也用書誌盛以為官斯土者取倣焉

重建象州義學記

孫嵩

粵稽學校之設所以興民行育人材也盛世之士
何以文行優功名立其上之所藉為裁成陶淑者
必有讀書談道之地宮墻壁水以及家塾黨庠由
來尚矣余來守壽陽見城之南隅有陋室數椽傾
圯不整詢之署吏曰嚴名翼者知為昔日義學州
牧徐公所創前任陸公方興修葺以調任未克完
工因思象郡雖係邊方而山明水秀人物濟濟百
年來

聖朝教育恩深遐邇向化衣冠之子咸欲砥節立名家
修廷獻苟肄業無所將因循怠惰不能興起則職
司造就者不惟負朝廷抑且負多士茲數椽者所
關甚鉅乃節養廉之項以終修葺之功又得嚴尉
力任其事鳩工庀材落成不日公務之暇偕同城
諸公往觀見前後三楹左右兩翼雖甚樸素而苟
完苟美可蔽風日較之前此之傾欹不整者大相
懸絕矣由此延明師偕益友朝夕課誦砥礪琢磨
將見諸生學業日進自可模範閭里棟樑廊廟顯

榮祖宗而垂裕後昆則守斯土者仰體國家養士
之意實在此數椽之義學所關豈淺鮮哉而余更
有慮焉創設者徐公繼事者陸公至今日始成盛
舉苟不時為完補則今後風雨飄搖復成頽垣斷
砌其不可藉以裁成陶淑為士子讀書談道之地
俾皆優文行立功名乎是所望於後之長是邦者

重修馬平縣明倫堂

吳虎炳

聖人之德本於人倫堯舜之道不外孝弟故古者
庠序學校之教皆以明倫為首務其為堂也久矣
馬平本柳郡屬邑自唐刺史柳宗元不鄙夸其民
動以禮法一時之父老子弟出相弟長入相慈孝
嘻嘻嗃嗃樂有家室其所以奉令承教而無咈乎
我侯之指者郡之民即馬平之民也而又以其暇
大修孔子廟庭意其時縣學之刱建亦且與郡學
等寧尚有弗葺弗備者煩後人之經畫哉夫是以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三

聲教敷焉人文爛焉道德由之以一而風俗遂以
大同也亦越數百年兵燹迭臻水火洊至惟此邑
學由興而廢由廢而興不知凡幾延至今日殿廡
既崇庖湏亦具顧瞻明倫之堂猶缺焉未備誰之
責與歲在壬戌余蒞任茲邑懼弗克負荷以闡明
聖人之教也擬重為修復顧力有弗逮因循未果
越明年適得公項百金并以已貲倍之鳩工庀材
閱八月而堂成因與博士弟子顧而落之且為之
辭以麗於石其詞曰鷓鴣之山靈秀鍾焉雲蒸霞

蔚萃於黌門爰有斯堂造士之本學貴溯源盡心
知性所學伊何曰忠與孝節義綱常千古炳耀惟
我多士實藉闡明講貫習復底於有成修之於家
獻之於國作棟樑材為豐年玉在昔馬邑賢哲挺
生鶴樓西野竹帛留青彼何人哉有為若是相望
後先孰起其繼自今伊始來登我堂毋即於嬉而
蹈於荒出入祇恭夙夜毋忝魚躍鳶飛道理畢見
大經正矣大本立矣諺亦有云狀元歸矣此山之
靈而不我欺用勒珉石以告來茲

南岸涼亭記

吳虎炳

出大南門過龍江抵南岸既鮮林木蔭蔽兼去民
舍遠行人喚渡輒僵立烈日中遇風雨則多委頓
余惻焉憫之爰建一亭不日而就行者止者得遂
休息而余亦以公餘經過其地間與二三父老道
政治訪疾苦凡茲熙熙攘攘之衆無不畢現於吾
前寒則宜煦幾則宜育夫亦可以佐余懷之不逮
也因濡筆而紀其事

跳月記

陸次雲

苗人之婚禮曰跳月跳月者及春時而跳舞求偶也載陽展候杏花柳梯庶蟄蠕蠕箐處穴居者蒸然蠢動其父母各率子女擇佳地而為跳月之會父母羣處於平原之上子與子左女與女右分列於廣隰之下原之上相讌樂燒生獸而啖焉操匕不以箸也漉啜酒而飲焉吸管不以杯也原之下男則椎髻當前纏以苗帨襖不迨腰禪不迨膝禪襖之際錦帶束焉值雞羽於髻巔飄飄然當風而

顛執蘆笙笙六管長二尺蓋有六律無六同者焉女亦值雞羽於髻如男尺簪寸環衫襟領袖悉錦為緣其錦藻繪遜中國而古文異緻無近態焉聯珠以為纓珠纍纍繞兩鬟綴貝以為絡貝搖搖翻兩肩裙細摺如蝶版男反禪不裙女反裙不禪裙衫之際亦錦帶束焉執繡籠編竹為之飾以繒即綵毬是焉而妍與媸雜然於其中矣女執籠未歌也原上者語之歌而無不歌男執笙未吹也原上者語之吹而無不吹其歌哀艷每盡一韻三疊曼

音以繚繞之而笙節參差與為縹緲而相赴吹且
歌手則翔矣足則揚矣膝轉肢迴首旋神蕩矣初
則欲接還離少且酣飛暢舞交馳迅逐矣是時也
有男近女而女去之者有女近男而男去之者有
數女爭近一男而男不知所擇者有數男競趨一
女而女不知所避者有相近復相捨相捨復相盼
者目許心成籠來笙往忽焉挽結於是妍者負妍
者媿者負媿者媿與媿不為人負不得已而後相
負者媿復見媿終無所負涕洟以歸羞媿於得負

者彼負而去矣渡澗越溪選幽而合解錦帶而互
繫焉相攜以還於跳月之所各隨父母以返返而
後議聘聘以牛牛必雙以羊羊必偶先野合而後
儷皮循蜚氏之風與嗚呼苗矣

洛江書院碑記

官獻瑤

雒容為柳郡屬邑柳僻處天末而自唐迄今名在人口豈非以刺史柳侯其人哉按昌黎韓子稱子厚為州不鄙夸其民民皆自矜奮夫吏承天子命牧民者也牧之為道有父母之親師保之尊韓子何獨美乎柳侯蓋不擇地而理居之無陋固貳昔言尤人所難也乾隆乙丑余視學西粵行部柳郡取道於雒維今去柳侯為守之年千有餘禩矣土日加闢戶口日加滋而民之足賴者濟濟旣旣有

光於唐吾未之見也其母乃蹈常守陋限於遐裔而不知振耶陸豐黃侯德星治雒踰年捐已俸闢學舍於洛江之澣延師課士請記於余侯寬和愷悌嘗令隆安蒼梧皆先務教化殆聞子厚先生之風而起者歟夫崆峒以北之民朴其蔽也蠢江淮以南之民慧其蔽也巧方今天下競文甚矣以吳越閩荆美秀博辯之英繩之荒陬遐壤氓獠雜處之地鮮不嗤其冥頑弇鄙驟難更化者然而蹈常守陋所少者非智也學不足也吾聞之以師友淵

源之樂而導以種學績文之方彼其美秀博辯且
與吳越閩荆之人無以異而其忠信純篤反過之
而又烏可鄙夸也乎洛江分派永福合衆流以匯
於邑南入乎柳水鏘瑩澄澈靈淑攸鍾侯取以名
書院也固當余忝多士一日之長兩過是邦必拜
子厚先生之祠以去今復奉使入秦行有日矣而
拳望諸生矜奮之心終不能替嘉侯能嗣前徽也
樂為之記而歸之

邑侯湯公惠政記

陳仁

邑侯湯公者諱奕濬字鍾庭江西南豐人家世簪纓素儻有大志庚子舉孝廉戊辰攝篆新寧已題補來賓去新寧時州民遮道攀留不得行者三日及涖邑甫下車聞虎為暴兩閱月殺人二百餘侯曰嗟乎此非虐政所致乎然苛政猛於虎也於是召集耆老相與更始先日胥吏為奸侯曰此即虎也懸鉦於儀門之右大書其旁凡書役教唆及詐贓許不時鳴金喊訴出牒勾犯必書牒首不

許私受一錢或因公至鄉皆出錢令自食無敢有入民舍者縣有紅水江凡舟行必具報差驗然後准放侯以來賓非關隘之所何為滋暴若是即揭木榜弛之往來者稱便先邑宰每以秋收時賤買民穀名曰積貯實則貨居太守亦嘗下邑採買因之民多受累盜賊蠹起侯曰上之有欲盜之倡也在任一年不侵升斗太守聞之是舉亦停而為暴之陳老有陳忠等捕而置之法賊夥遂息由是虐政除而虎亦就刑公捐金遠募獵人計虎死於獵

人之手者十有三焉猶慮民生未遂課以農桑又見賓地多山教以種植誠心保赤其是之謂乎以故誠至明生邑之龍降村有婦覃氏毒死其夫侯單騎往路有青蜓止其肩驅之復來者再侯忽憶幼時有紀綱名富財嘗戲以青蜓呼之豈奸夫為富財乎是日到迎恩塘漏下二鼓即傳總練龍登庸詰之曰此處有名富財者乎曰有即覃氏之姐婿也遂差馬快收訊之具得情實擬於大辟大吏疑侯之見豕載鬼也因再四批駁復差馬平巡檢

密訪之果如侯判人以為龍圖復出焉民既安寧則長庠序當是時賓之文氣衰頹因文廟原在南門

國初移於茲地侯捐百金議遷舊所事未舉而罷任先是生員至縣必長跪稟事侯曰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士氣不可不振止令長揖而已及士有以文謁者經史百家隨舉一則必窮源竟委且言為文當取法乎上又曰士先氣節而後文藝唯公言氣節故邑有黃傳卿毆其妻被傷而自縊侯曰傷雖

重然死於縊非死於毆也臬憲委馬平令會審馬平令曰上游之意疑在於毆何反輕焉侯曰順上司逆下民矣司牧者所以為民也遂堅執如初厥後彈章至而侯怡然初抵任纂邑志未成從此考信存疑操觚不倦若不知已之失位也者賓邑之人敬之愛之走相告語欲紀公德余不敢辭記其大畧以誌賓民之不能忘云

新建象州義學記

李宏湑

三代之隆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俾民之秀者朝夕講肄其中將於以考道而成業焉蓋牖迪之方莫善於親師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是故人無論智愚地無論廣狹皆當有以陶冶而輔翼之書院肇自漢文翁晉虞溥踵而行之唐元和李寬則建石鼓書院宋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人乞賜九經肄習真宗大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四

中祥符二年詔賜應天書院額八年并賜潭州嶽麓書院額若夫州縣建立義學蓋亦倣摹書院之遺意而變通之者其生徒不必皆大成凡以期於檢束其身心而充廣其聞見迨乎漸摩既久遂各彬彬乎臻一道同風之盛其所造就豈遽減書院之人材也哉余守象之明年度地為宮以處鄉之願來學者又慮膏火之乏賢也捐俸為置田若干畝歲取籽粒而給之於戲吾徒獲生堯舜之代目不見兵革耳不聞追呼出負耒而入橫經何其幸

與人皆可以為堯舜秉彝物則之好靡弗從同慎
毋愒日玩時以負今日建學殷殷之意也夫
按記內置田若干畝係李牧於乾隆二十七年
率紳士韋廷任周啟芳捐銀五百兩本擬置產
為善後計一時未得膏腴現將此項交首事生
息以充膏火

重修柳侯祠記

楊廷璋

郡城有柳侯祠創建於唐長慶元年昌黎韓公所著羅池廟碑記詳矣碑稱侯為郡教養斯民歿而為神廕庇茲土載在傳記顯有封號柳人尸祝之至於今弗替惟是廟貌巋然代有增修而時多傾圮莫為之繼後將不振余自雍正甲寅以桂林守兼攝柳篆謁侯祠謀所以新之未就適監紀古州軍務尋觀察左江旋以憂去而此志時縈懷抱間乾隆乙丑奉

命分巡右江復敬謁焉其廟貌益就摧頽徘徊慨歎將欲拓其舊而新是圖以為經久計而工費闕如也祠故有諸生肄業其中一日往課適見荒荆蔓草中隱臥碑碣拂而讀之始悉柳侯劉公二祠俱有祭田坐落馬平雒容界內係前守道戴公暨太守駱公清釐碑記也詢之諸生具悉其向為守祠僧收納租緡濟私之狀因瞿然悟曰此碑出侯之靈殆啟余也是可取以資脩葺費宜令有司收掌著為章程與其委守祠於緇流莫若另募老成人

充之計歲入租緡以奉春秋祭祀并朔望香火及
守祠之廩給外節其贏以備歲脩并作書院修脯
斯為善後而無弊余以此商之都督竇公公曰崇
先哲以勵官師培遺惠以惇風教誠善舉也時則
太守成公請覈現入之租緡益以自捐廉俸屬馬
平邢君相畫經營蠲吉率作而都督公命中權楊
公守戎萬君協和董工以成其美不勞民不傷財
越三月而工成一切門堂殿廡庖湏之屬或循舊
或改觀莫不翼翼然煥然塋墓有封碑版有序且更

葺書院講堂增建柑香亭於羅池之北并修治唐
司戶劉賢良祠劉公即太和中對策主司嘆賞以
為過古晁董而不敢取者也二公皆唐名賢而先
後投荒於此至今俎豆馨香千秋一日豈非人生
不朽之盛事也哉工竣之日與都督公率同文武
僚屬及伸士等齋邀告祭因為柳民代祈於侯疫
癘賴以消弭水旱賴以捍禦吾知侯之惠斯土當
無殊於今昔也是役也經始於乾隆丁卯秋八月
落成於十月因歷叙其顛末勒諸貞珉并釐定祠

文昌閣記

舒振甲

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孰主宰是厥惟 帝君所以秉人物之衡司文章之命也自京畿至郡縣山城澤國士知嚮學者罔不服教畏神建閣而俎豆之春秋享祀赫然與文廟比隆嗚呼盛矣來陽水南門舊有文昌閣日漸傾圮戊寅歲余蒞茲土齋宿往謁見其規制湫隘不稱且座設城上於禮尤褻詢諸紳士則曰前任周邑侯固嘗有志遷建而未果者也心甚惜之明年春余循行南郭外去

城半里許周遭四望得佳境焉左則三台其屏右則雙峰其翰前則文筆其案後則蓬萊其垣環以江流激湍繚以竹樹煙雲不覺喜形于色曰此地可以建矣乃首蠲廉俸為紳士倡經始于己卯初夏不匝月而工竣落成之日偕學博行釋菜禮因揖諸紳士而進之曰吾聞周宣時尹吉甫之友有張仲者歿而作文昌宮主如小雅六月卒章所稱張仲孝友是也夫 帝君甚神聖在天為列星而其為人不過造端乎孝友以是知斯二者百行萬

租額數另列於石以告後之君子其諸君捐俸者
例得備書是為記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又四三

善所從出古今之人物天下之文章莫大于此矣
來邑雖褊小而造物生才不限遐裔繼自今願爾
蒸蒸秀髦入相孝敬出相友恭奉 帝君垂訓為
著蔡本諸躬行實踐發為偉業鴻辭喬喬皇皇遙
分奎壁之光上燭文昌之府以克副邑宰建閣之
意豈不懿哉維時襄厥事者教諭蔣君祚霖訓導
趙君元光紳士方君中道藍子揖青皆與有勞云

龍城柳劍銘記

乾隆二十四年

江霞

龍城柳石刻事雖見於彥周詩話而其文之義鮮有識為劍銘者今秋晤關庚園云先子外大父郭氏曾於康熙五十三年桂林東郊外治舍旁地浚井得古劍一枚長約二尺脊間篆銘一行即龍城柳之全文在焉其鑄自何匠銘自何年俱莫可考而玩其文義於銘劍為合則子厚所書即此無疑也外大父遂贈先子佩之先子肄業書院中以文字受知於郡守吳公名元臣者吳公見所佩劍知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四十五

為元和法物愛玩不忍釋手因取以北去嗚呼吾因之有感矣神物不終晦而其顯也有時一劍銘也許氏但載其文而不詳其義之所屬幸而郭出之井以授關關又轉以畀吳迄今已數十載劍之存亡不可知而柳侯之書以銘劍者自足流傳於千古也雖然非庚園好古拳拳不忘先物又烏從而證之也哉

重建柳劉二公合祠碑記

王錦

古者祭必以法法必以族而尤以施法勤事列捍災禦患之先蓋明命鬼神為黔首則此其大端矣後有作者文章在冊功烈在民生而屏翰一方歿而水旱疾疫有禱輒應雖宦蹟殊軌而投荒茲土異世同神皆宜合祠報嘉使百衆畏而萬民服則禮縱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柳人祀唐刺史柳文惠司戶劉賢良數百年于茲矣其間兵燹迭經旋興旋廢不可殫述

國朝康熙五年右江道戴公暨邦伯駱公協力重建申畫羅池四至追還侵漁祀田命僧收租以司香火庶幾勤民而致力于神者厥後右江陞道楊公於乾隆己巳歲廉得僧人濟私狀飭有司掌之計歲納緡以奉春秋并捐俸葺祠大書勒石釐定章程意誠善矣乃曾幾何時而執事急于躬親廟貌日就傾圮歲時祭告僅屬空文良可歎也壬午春余以攝郡之暇齋袂往謁見草滿荒祠一切垣墉殿廡岌岌乎將復于隍竊惟

聖世修明典物百神河嶽莫不懷柔無有遠邇特於柳
劉兩公祠墓令有司時加防護歲終具結上聞永
著為例官斯土者奈何奉行故事有防護之名無
脩葺之實其可乎且賢良祠向在柑香亭之東偏
往來遊觀人神雜處非制也規方湫隘光靈習爽
非儀也與文惠並祠而法庭不正遺容不飾非所
以昭敬也因於柳祠左得董公祠三間董公者明
太守賢而卒於官苟就其地拓而大之意者神棲
少妥乎爰率屬公蠲或沿故或更新伐材運甃既

塗既陞諫日之吉奉賢良神位而遷焉即以董公
從祀經始於癸未冬十月明年夏工乃成嗚呼論
者謂二公合祠非古而不知賢良與文惠同道昔
文惠當憲宗時宰相忌其才高而遷謫於此賢良
當文宗時宣豎嫉其忠直而放逐於此其棄於時
一也文惠為政動以禮法故能去鬼息殺而趨於
仁愛賢良不卑小官不怨遺佚故能巡行勸課於
烈日之下墜馬捐軀而不悔其有功於民一也及
其卒也一則預知死期羅池是館一則誠能動物

蟲鳥啣哀赫赫厥靈邦人永賴豈非其道同其祠
宜無不同者哉記曰法施於民則祀之柳侯有焉
以死勤事則祀之劉公有焉

柳江書院碑記

王錦

昔漢文翁設書院以化蜀唐李寬因之作石鼓而江州應天潭州嶽麓其名遂著於宋大中祥符之間我

朝文治昌明榮鏡寰宇各省州郡莫不營建書院董以山長稱極盛焉凡以佐膠庠所未逮而廣教思於先窮也柳郡向有柳江書院邑志云康熙五十三年都督張公朝午獨捐千金創建於城東門外後廢為營兵公舍則其不在柳劉二公祠可知自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完

乾隆七年右江陞道周公令學博月試諸生于侯之堂上且擇有志者肄業其中而柳祠乃訛為書院嗚呼意非不善然於神則褻矣乙丑歲右江陞道楊公抵任釐清祭田重修廟貌每歲約餘租禾銀六十九兩有零作課士資斧太守成君請於祠左羅池之北另構講堂三楹東南隅築齋舍如其數而柳江書院之草創由此始厥後蒞斯土者但以坐嘯畫諾為養高而祀產所餘一切委諸有司不問出入於是臯比久撤絃誦無聞齋舍全傾荆

榛塞路其歸然僅存者獨講堂耳恐轉盼間并此
數椽將化為荒塘野水矣是誰之過與且古之立
教者必廣其地必豐其貲必謹其法三者缺一不
可時有正業退有居學毋相雜也今欲陶冶多士
而使皆寢興食息于三楹之中可乎歲有修脯月
有廩餼以示勸也今將樂育多士而使師若弟盡
仰給於六十餘金之內可乎吾為此慮因與賢守
令謀各蠲廉俸修祠之餘兼營書院添建掌教書
室七間齋舍二十間一切泡湔器物悉備是教之

有其地矣又於修志時節其贏千有二百金置產
生息以充書院生徒膏火是教之有其貲矣雖然
猶懼無法以教之也語曰取法乎上僅得乎中爾
諸生無待他求其以柳劉二公為法乎夫人文章
得如柳可以止矣氣節得如劉可以止矣即未能
得其全而學其半是雖上方不足要已下比有餘
矣不然雷同勦襲虛聲是盜而于聖賢經義毫無
發明佻達輕獩比匪堪傷而于君父綱常茫無扶
植豈特有辜使者崇起書院之意當亦柳劉二公

之罪人也抑余聞之玉藻學記云大觀中士之弦誦者至三百人為嶺南諸州縣之最繼自今諸生果爭自濯磨明體達用力求到于古人則聞風興起者皆重趺鼓篋而至安知柳江人才不如應天嶽麓之盛又豈區區千二百金之息所能贍乎故備述顛末以告後之繼吾志者

傳

歐陽贈公孝義傳

胡寶瓌

公姓歐陽名璋字崑玉柳之馬平人其先世籍蜀江宦雒容始卜居龍城之東郭門外為羅池歐陽氏代有顯者八傳至文軒公生子長吾配周氏舉三子長愛梧次珍三即公也生前明萬曆甲寅冬十月甫晬而喪母三歲復孤伯若仲又相繼早世伶俜弔影夙疚邁凶歐陽氏之不絕者一綫稍長就傅博學能文章會天啟末流氛捧起遂棄章句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五

治生資產日裕以兵燹後故閭為墟乃卜居牛蹄灣之陽公以在襁失怙不能髣髴母氏生平也春露秋霜必易縞素走哭墓所繼以形家言謀啟窆甫及壙暖氣如蒸遂亟封築廬於墓側旦夕上魚菽哀號苦塊戚友解之云君非初喪與戚寧易則嗚咽對曰小人有母誠得以今日為初喪則親湯藥視含殮竭吾力所能致而致之死且不朽矣乃力有所自致而致之未能偏值其時之無與於人事是則天之降凶獨甚也聞者哀之生平任俠好

施予告以急難立竭資調之戚族子弟貧不任脩
贄悉招致家塾有質穎以醇強學而砥行者獎掖
若弗及故賴公玉汝嘖嘖稱長者弗衰初公未有
嗣以族子曦為後及年四十有五始舉一子盼復
舉一子暎更舉二子昉昭暨曦而五焉

國朝康熙甲寅間吳逆弗靖公挈婦洎諸子避壽陽
之和村壬戌寇平將旋里忽掃闥跌坐無疾而逝
計存年六十有九也五子多列庠序舉明經孫枝
衆盛而季之子又五人皆令器其四永祗登賢書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五

五永荷貢成均累官至郡伯會兩次

覃恩馳於公贈文林郎晉贈中憲大夫今永荷擢河陝
觀察曾孫十餘人成進士登賢書者相繼鵲起云
贊曰歐餘令胃衍緒羅池重光十葉於公穀貽藐
焉孤露閔凶邁斯勝國瓊尾有樹維滋哀哀何怙
墓也廬之廢莪補葺如初喪矣以調轄阨以濟第
靡立塾植秀有造於時鄉人德公篤怙以宜中壽
啟後庭森玉芝纓綬斯皇寵章疊馳我來中州其
孫監司無忝爾祖孝義是師

唐賢良柳州司戶叅軍劉公傳

周哲明

劉蕢字去華幽州人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沉健有謀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廢弛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宿恥而宦人握兵號北司外脇群臣內侮天子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廷蕢對策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蕢對嗟歎謂遠過古黽董而畏中官睚眦不敢取於時獲選者二十有二人所言皆冗齷常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五

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叅軍李邵曰蕢逐我留吾顏其厚耶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臣才恐懦劣不能質古人使陛下聞未聞之言忽忽內思愧不可言今蕢所對空臆盡言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上聞萬口藉藉至於垂泣謂蕢指切左右恐近臣含怒變興非常忠良道窮綱紀遂絕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蕢以直言副陛下所召若臣所對遠不及蕢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蕢直使臣遜苟且之慙而陛下獲直臣之用不聽蕢

對後七年遂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
南東西道皆表蕢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
宦人深嫉蕢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叅軍卒

歐陽母戴太恭人傳

裘曰脩

母氏戴粵西馬平人父朱綬官平樂郡司訓生母而屬之師氏曲禮內則其家世業也初慈君莫氏疾篤水粒辟矣母夜午伏露日籲之旦卒無恙里中嘖嘖孝女稱年十九為歐陽贈大夫昭婦移所天於孀姑益謹姑喜語人曰吾夙聞於婦婦洵然矣贈大夫為諸生有聲遠邇名宿相引重就社約母手俎醢出藏酒酣客未嘗失夫子意歲延外傳課兒輩益有加亡何贈大夫疾劇執母手訣云吾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五

有男子五長者冠幼者生七月以重君責固知君不吾負也遂瞑母時年三十有九日御縞集茶督諸子學自暎迄晨不令休暇厥姒見而解曰藐孤多戍削母過勞母曰詩書之澤匪以云勞且如忍於逸之也其忍於受良人顧託而寒之耶一日績諸子相聚屬文母詰之曰昔敬姜因績辨勞逸吾亦因績較純疎夫心純則緒密心疎則緒焚心坐馳緒不續矣爾曹為文用心引緒或然歟僉曰然母曰知其然吾卒懼其弗然也今與爾曹約吾績

調而爾藝弗馴者罰吾績竟而爾藝弗就者勿為
息諸子蹶然拜受命先是冢君永禮弱冠入類嗣
此舉明經矣次永祐又次永祐相繼列諸生其四
曰永祗領雍正甲辰鄉薦五曰永倚乙卯貢成均
已而禮祐祐祗四君先後歿矣里人議曰歐陽氏
之澤四君之賢母之孝以貞美其至是也曩者祗
之捷母召合券者悉弛之幾歲購婢母憫其直廉
則倍予之鄰有弗再食者資之粟貧且死鬻衣珥
賻焉母之厚樹勤施又奚其至是也母曰吾植之

薄其靡所懟也其脩短俟命之言亦吾婦人所與
聞也吾夙事君子知其祖若考隱德庇賴寧特予
我以酷不悔禍也乾隆丙辰

天子進成均之髦試於廷得永倚置高等授秦之合水
令明年褒及兩世封母而人又二載移官武威迎
母就祿養居一載諭永倚曰吾視爾備官勤恪勵
事哺翼窮黎吾無慮矣爾兩兄早世其婦兢兢執
節吾念之深盍歸去而副而職母以我故遽效陳
情也至日南返武威之扶老攜幼者手解長跽歛

咽語曰吾大母歸矣永荷靈承慈命以能其官擢岷州牧尋遷蘭州太守歷涼州平涼諸要郡計母在粵行年七十有七輒望雲涕雨乃以烏私上報可歸奉膝下歡又五年辛未六月母考終壽八十有一是歲之冬祇遇

覃恩晉贈母恭人既永荷服除再補蘭州守尋擢河南糧儲道復移河陝汝觀察其孫金成庚辰進士鈺與鈺俱登壬午鄉薦餘孫衆盛多列黌序云論曰劉中壘之傳列女也以貞以才以德不一格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而雜及治靡言隴事易讀者有遺議焉殆勸懲例耶顧以徵不可罄書以勸又未易數數觀昔吾鄉歐陽文忠公母魏國鄭太夫人居約守義以荻教成文忠令名無窮焉惜中壘之弗及見也今羅池歐陽氏為文忠裔母戴太恭人為鄭太夫人繼世之賢而其諸子諸孫悉成學業駢科名及恭人之身登膺褒秩康迪大年采之乘編實所希儷又恭人之季子蘭畦累官著聲殆未可量則文忠之澤遠矣猶憶丙子秋脩奉

命簡西陲軍實時蘭畦守金城辛巳河之役蘭畦任
糧儲觀察因與訂交益善知太恭人益悉特未得
操中壘筆以著厥聲施而猶能以所聞於魏國之
遺徽相與絜衡其間夫是之謂攸好德

歐陽明經儀三傳

陳宏謀

儀三姓歐陽氏諱永禮父贈太守公昭母戴太恭人舉丈夫子五儀三其主器也幼穎雋甫入塾輒先諸童子卒業日閱覽及他書十歲操筆為文疾於隼駛嘗作鳳生丹穴賦以見志邑名宿翕然稱之侍膝下有至性得所甘必以先父母父母啖之果餌輒少嘗而袖所餘以均諸弟年十六補弟子員厥弟四人永祐永祜永祗永禔以次餼於庠永祗登雍正甲辰賢書永禔貢成均歷縣令遷金城

太守邑尹侯君表其門曰玉昆金友而時下月旦尤斤斤於五常之論蓋難之也余家建陵與儀三相距三百里外然耳習其人康熙辛丑同受知於督學使崑山徐公既復同治經於華掌書院與論交益真儀三文名益日噪每一藝脫藁輒為士林所傳誦中丞李穆堂課諸士得儀三所擬脩粵西通志序及雜賦輒嘆賞曰故是廬陵六一家數也庚子秋闈頻得復失丙午舉明經乃與諸弟約曰遇合信有數耶爾曹銳意決策大吾宗者有人終

焉之志在我矣自是酒居左文史居右日且觴且
詠興至一舉百觥隨所見設標鵠人謂君醉且休
則笑應曰吾筆若墨資其濡以酣也伸紙紙竟爭
就讀之金和玉節絕不為失意之鳴第酒以外無
他嗜好卒年四十有三內君吳氏無出以仲弟之
長子鎧後之

論曰歐陽氏先世自江右之廬陵徙蜀江宋季以
宦吾粵故占籍龍城組綬世傳寢以滋大至儀三
明經與其弟五人齊聲藝苑人以得交其昆若李

者為深幸而余與儀三共研席時其季蘭畦僅弱
齡耳忽忽二十餘年余弭節西陲則蘭畦以治行
異等守蘭郡與商確公事外詢及儀三而墓草宿
矣竊謂如儀三不死復壁不以掩鐘鏞之響重淵
不以黯珠珥之暉顧年甫二毛遽淪人鑑余傳儀
三泣然不知涕之何從也夫儀三又安得謂其遽
死也

歐陽雙節傳

楊錫紱

鄭氏粵西馬平人父庠生瑞舉氏年十九以適同邑贈太守歐陽昭之第三子永祐氏歸之歲贈公已捐館九年惟姑封太恭人戴在堂逮事唯謹時永祐已列膠庠弼彪有聲每佐讀宵午弗輟雍正癸卯秋試永祐登房薦復落甲辰弟永禛售越明年祇以疾卒遂憂鬱減食已酉不起氏年廿八忍死奉姑姑病腸澀羸踰親滌無星夕少懈遺孤三曰鈞曰鉞曰鏐以夫弟永祇之歿且無出也命鉞

後娣戚郇義之事聞旌如制王氏之適永祇也父庠生續龍謂歐陽氏世樹德日熾而永祇尤英出以氏委禽焉年十八于歸明年己亥永祇補諸生又逾歲食餼甲辰魁於鄉已而落第歸乙巳不祿氏時年二十有四也以頭觸棺誓曰殉諸泉遂舉帛床櫬凡三縊三絕女屬趨解之驗帛絕若鋸咸嗟異焉其母氏徐泣諭曰兒誠不負而夫顧忍夫遽斬耶而有重於死義者死傷勇氏起拜曰兒聞命矣請於妣以其仲子鉞為後且撫且課有踰所

生躬縞素腹茶檠閩閩嚴制里眷不得識其面者
數十年有司上其狀並旌

論曰余撫粵西時聞歐陽氏世澤寔昌亦余鄉之
廬陵苗裔也然贈太守公昭有五子皆才而多弗
竟其志良用惜之惟季子蘭畦遠宦西陲至乾隆
辛巳余督漕淮浦蘭畦擢中州糧儲觀察與共事
焉蘭畦聞余傳次節婦以其兩嫂執節狀為言余
重鄭氏之事姑孝而視娣義至王氏之效忠所夫
尤有至異而不可槩見者歐陽氏之世澤顯於門

祚而型於閩德良然然為鄭與王重者抑又為永
祐永祇之才而弗克竟者悲耳

西嶺先生傳

林友桂

西嶺先生者全州人陳其姓光華其名西嶺其別號也為諸生苦志下帷聲光日起與人交和易可親不設城府至義利之介輒明晰不紊舉雍正乙卯鄉薦守令廉其賢以孝廉方正薦不就徵已中乾隆乙丑會試乙榜授來賓縣教諭下車曰余秉鐸而來當日與諸生講習其無以贄於是諸生之僻遠者咸于于焉來來則為之曲折講論咸如其意以去賓固下邑學者一經自書典墳子史或究

有所未及先生每訓人以讀有用書約其精以為文則不至於汗漫荒陋而歸其旨於孝弟忠信居門下者蒸蒸向化潛有以洗其躍冶跣跣之行其不率者面責之毋稍假或有求問請事者面輒積赤揮去之初明倫堂倚文廟之左廳事僅容旋馬先生將與邑宰鼎新之擘畫已定而先生卒矣卒之前一日猶飭閤者諸生以文事見者不得以病故阻厥後有自全州來者歷歷言先生居家孝友為人所難及云

節婦吳氏傳

林友桂

吳氏者來賓人世成長女同邑曾之元妻也性孝而端嚴年十八歸之元家貧甚事舅姑孝夫婦相愛敬未幾夫死氏年二十五一慟幾絕三年哀毀無人脂久之父母舅姑俱謂之曰爾年少家貧且無子曷改事人氏泣涕不允復勸之曰舅姑年老萬一溘先朝露恐終無所依也氏曰無依事小終不能為犬豕行倘必以此見逼則江頭湍激處兒畢命所也衆始默自是役十指以供朝夕且上事

其舅姑甚至饕餐莫繼鶉衣百結處之泰然終未嘗假貸於人憫之者曰彼當年少時富豪家知其賢而新寡欲納聘者衆矣迺甘寡儷以終身以至於無告是自取苦也氏正色叱之舅姑卒殮葬不以貧而儉於禮於是向之嗤者莫不賢之今年纔五十而衰憊如老嫗然自供薪水如故

論曰吾嘗讀漢書見卓文君新寡而私奔於琴挑後幾見絕於夫乃作白頭吟以感之未嘗不拵卷太息而傷婦人讀書明敏者亦不有其躬也若氏

者目不覩詩書且地居邊徼褒綸棹楔之榮非其所望乃甘荼苦以終身誰謂巾幗中無人傑也哉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六

節婦李氏傳

藍揖青

李氏來賓人榮益次女謝天靈妻也氏出寒族性溫惠寡言笑明大義幼以善事父母稱既歸天靈盡婦道甚謹繼姑凌氏事之得其歡心年二十六而天靈卒慟絕欲以身殉繼姑撫之曰汝有孕倘男也則謝氏血食矣迺勉一進饋粥越三月而遺腹子生抱以謁其夫之靈哭曰君有子矣可以瞑目矣因命名曰子賢冀其成立也家無立錫腐豆以為生每食輒以精者食其姑與子而以糲自食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姦

無何繼姑卒附身附棺咸能如禮已之人莫不賢之先是天靈之將歿也執婦手而命之曰家貧未有子盍改事人無自苦也氏泣曰君如不諱妾當從逝必留此潔白身以相見地下因對哭失聲後感於繼姑之言留其身以存夫後然歲時伏臘祭其夫則必慟哭歷二十五年如一日焉得年五十有一

贊曰聞之故老云節婦之後必昌初未敢必其然也及觀節婦之子子賢醇謹自飭能自樹立且見

其孫雖童稚而有卓越英邁氣家日寢寢以昌大
始信其言之不謬也嗟乎人患不能於冰雪中卓
然自守且苟能之則其性定其志正又何慮乎其
無天道哉

文

融縣告城隍文

熊飛渭

惟神正直慈惠福利斯民靡有爽忒凡雨暘寒暑之弗若疾疫災眚之不時神皆得請於帝而為之驅除為之調燮然則民之福為神功民之弗福亦為神怨分所定望所歸也融邑自離湯火而就衽席纔十餘年頃者戎馬生郊居民警避咸入山谷及賊退而歸席未帖也而瘡痍又興是豈民之罪與抑神怒吏之不德而移其譴於民與夫刑政有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充

未脩教化有未至貪墨之風未盡去而賦繁訟冤或事神恤孤和衷御衆之道缺焉未講凡此皆足以干天和而召之災然是皆吏之罪也怒吏而民是譴神必不忍為吾聞之天道之有慘舒猶王事之有賞罰其在窮克煽亂棄理逆天尚稽雷霆之用而顧使蠻風毒霧沁入於無辜赤子之心脾而莫之救療反若助賊勢而代之攻者是必非神意也語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毋亦人發殺機傷天地之心而犯鬼神之怒理固宜然今融城藉神之

麻獲有寧字民幸免於賊而猶不免水火疾病若以吏不職之故則宜加於吏躬或徐觀其脩省與否而後降之罰是神之神也吏不敢必若以為民之災則所望捍禦者是神之分亦終不得而辭夫幽明贊化吏之與神其分與望雖若相等然神功無量而人力易窮縣令又至愚且陋為政日淺不能少有補於民是用罄竭誠悃乞靈於神為民請命無使三尸二豎為屬於茲土庶斯民登富壽康寧之域而神明亦著生成保障之功祠而祀之永

永無作其垂聽焉

箴

誠意箴

殷 弼

大學貴誠意厥功在日新恒存乎疚疾切戒惟因
循虺蛇生逸欲鍼芥忽車輪涓涓若不絕浩浩難
為堙暗室驚雷電空庭立鬼神慎脩斯有覺下達
即沉淪欽哉物未交勉勉而恂恂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七

辭

存心辭示諸子

殷 弼

人生一百年三萬六千日藐茲血肉身原非金石
質獨此虛靈兒五官莫能匹不翼而善飛夸父失
其疾曰道又曰人危微當剖悉從逆罔不凶惠迪
自貞吉養之於未然慎之於將出動靜惟於斯天
地皆得一積厚生光輝陰霾不敢嫉把臂古聖賢
同入芝蘭室

說

酒說

金 鉞

酒之為患自宣聖致傲於酒困周易示戒於濡首
書嚴酒誥詩誦賓筵左史進卜書之規戴記謹廢
朝之節昔聖昔賢所以為後世飲酒防者莫之勝
說而其號呶屢懣之失又顯然在耳目之前最易
觀省宜令人人皆知其為狂藥矣顧猶或酣身伐
德燕喪威儀之不免者豈麴蘖之於人真如菽粟
水火非是不生耶蓋緣無人警惕之使知凜然於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三

立監佐史之義故一醉日富習與性成而不自覺
耳且夫庶民之賤或藝黍稷或牽車服賈所係僅
一身一家而已猶不可荒腆於酒以貽宗族鄉黨
非笑何乃服古入官儼然父母斯民而顧耽樂是
從亂頭養望以崇飲其亦不返而自思歟今以所
部之民或有博奕好飲酒者此衆中之稂莠也勢
必置之以法第民亦有知彼固習見為上者彞於
酒量何獨於已之所甘而禁民之不當爾乎設有
反唇以相稽者為上者將何辭焉夫古來仕宦中

飲酒作達以自豪如盜飲吏部渴羗太守或求為步兵尉或求為太樂丞者蓋不乏人然而非美談也亦不過知世有此一輩人耳豈有志君子所宜道使者非不能飲者顧以受

國恩重則自待亦不得輕故於賓射燕飲之時三爵而外不敢多又其所以剛制於酒者誠恐有妨在公也尚願所屬諸君子共以為戒慎毋為杯鐺所累哉

千里馬說

藍揖青

主人有好千里馬者閔廐閑簡圉師聞有名馬不憚千百里重金而購之於是馬日益多以色別為羣思欲廐幾一遇也中有一馬眼若鈴口若箕脊強而腹張食則能兼數馬主人初亦心異之及施以羈勒輒不受稍近之則聾蟲跳躍齧咋蹄駭在廐數年卒無有能剪之者主人大怒曰此泛駕之材戀棧之質也迺減其芻豆置之下廐持匕首而睨者屢矣久之骨高尾秃髀薄髑淺伏櫪長鳴若

泣若怨然卒無有知之者一日客有自幽燕來者以善相馬名主人大喜延為上賓盡出廐中所蓄俾甲乙之而茲馬以劣不得與他日客入廐見之說曰彼骨稜稜見昂首而鳴者伊何馬歟主人曰此劣馬也向未敢以入君之盼客曰嗚呼憊矣既為君之所棄盍以之見與可乎主人曰諾遂組之以去越三年客復來主人見所乘馬虎胸鱗腹金變玉驤追奔電逐遺風身如遊龍有不可羈馭之材迺拊髀而嘆曰君何脩而得此名馬歟客笑曰

此向者充君之下乘辱以見惠者也余得之膳之以粟菽寢之以薦藉春除夏庠而掌之以良圉盡其材故能一日而千里也主人聞之大駭惘然自失雖痛自詆訶然業已與之矣思終不可奪也夫斯千里馬也既入其廐矣乃不見知於主人不惟不能用其所長而且幾不有乎其身迨其後也得時而駕絕塵步虛舉千百莫與之京豈此劣而彼優哉蓋為知己者用耳嗟乎為知己者用豈獨馬也歟哉

棋說

王悅友

客有蒼髯華髮策筇而來揖坐隱主人而言曰聞
之林和靖云世間事皆能唯不能着棋若是乎棋
故高人所勿取也子曰縈情於局中何所取而好
之不置歟主人曰奕也者製自唐堯非小數也局
必方象地也子必員象天也黑白二局象陰陽也
四隅之位象四時也經緯縱橫星象也數以三百
六十一者符周天也故古人云棋雖一局符於八
陣故局分兩道主客之形也先佈四隅陣而後戰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七

也子不輕投必精詳計慮而始下不輕舉也己之
勢強則攻擊勢弱則固壘審勢度已也投一子於
彼局中而取之者隳其中堅也既勝而止四伐五
伐之義不黷武也本取彼而攻此暗渡之計也揖
讓而登君子之爭也斯一技也而寓無窮之理謂
非聖人誰能製之哉是以文楸璞子金溝銅池好
之者非明帝歟破荻為棋畫灰作局好之者非賢
王歟瓜葛戲言別墅投閒好之者非名相歟清簟
疎簾古松流水好之者非文人歟若夫青桐朱橘

石室蒼龍好之者則仙也余也室閒主靜長日如
年石幢花影夜雨秋燈借手談一局既已適情亦
足忘憂君安必有投江之怒歟客曰治國如棋古
語有然雖然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蓋亦觀棋者之
云然也天下事身入局中則勝敗自爾關心身居
局外則得失了不入懷君曷不斂手寧神縱觀壁
上他人羸縮供吾笑傲安必勞精神於方罫之上
爭雌雄於三百之間而始為快哉主人俯而思仰
而嘆曰昔哉言乎敬受教

象雲說

劉光烈

郡西渡江二里許有山焉峭然特立正對瑤光樓不象其形而象其名古傳每雨後日出山腹白雲輒裊而成象經時不滅是說也予嘗疑之雲之變態無常白衣忽改而蒼狗安在是山之雲獨有於象也歲丙寅余讀書城之西南隅去樓不數武適仲夏八日日午初斜清風不作予避暑其上倏忽彤雲密布陽焰無光雲鼓為之施威天公於焉舒笑滂沱蔽野林木滋垂已而天開霽色波淨沙澄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七

四山之煙光蕩漾瀑布飛空予方憑欄騁目心曠神怡而山腰中祥光隱躍瑞靄畢呈紛紛縵縵秉扶日之姿蘊從龍之志其質白以潔其形高而龐不金羈不錦檐若舞若拜儼然長鼻柱蹄自南遞北度陌而上者十數隊隊各分列成形不相牽雜求之他山槩無有焉噫雲之奇亦至此矣吾聞之趙雲如牛楚雲如犬周雲如輪魏雲如鼠以至齊雲如絳衣秦雲如行人隨地賦形而名且以著矧茲擅山川淑氣而散紫垣之彩者其相去不萬萬

哉考柳州雨晴添跡志美於錦章而後解刮目者
惟桑悅一人其餘莫能知概謂瘴雨蠻煙之地必
無是大觀何此雲不幸不昭章於秦岱之巔見賞
於當代名公巨卿而麗質此邊陲也雖然是雲也
觸石而起滄鬱於巖谷之間掩映於林泉之外舒
卷自如不泥成迹正無藉刻舟以稱其輕重也郡
有山山有雲雲類象山因名象郡亦名象是有雲
而山重而郡亦重矣然寧僅重一郡乎哉

蓮池說

周楨

乙丑春家君子避喧斗室中時取愛蓮說讀之輒掩卷浩歎謂蓮誠可愛而今日之孫枝胡弗克承祖志也已而有叩門以請者問其人則秦其姓問其來意則曰予有一池在東北闕距城里許縱橫百餘步中有一泉冬夏不涸願以贈吾子家君因往觀焉雖蕪穢不治而水色清淺可以澄志可以滌煩遂以五十金售之初鑿池自尹氏故號曰尹家塘後一變而歸閉氏再變而歸秦氏至所謂尹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全

氏者徒存其名訪其子孫則歸烏有嗚呼滄海之感不在是與家君子欣於所獲蠲荒穢荆蒙翳佳卉瑞草與碧池相掩映倏忽改觀遂植白蓮於其內及夏荷蓋青青已五十餘本秋花不過數莖猶未大觀歷歲三匝蓮始暢茂夏秋之交碧色接天香風撲岸亭亭靜植不蔓不支時家君攜小子楨顧而樂之不意往來之士漸相傳述而縉紳先生暨闔郡諸君子有逸興者皆翩然來遊共指而目之曰此蓮周氏所植也按周之為氏由道州遷南

海由南海遷象郡吾太祖濂溪先生宋室之名儒也夙以愛蓮著茲其子若孫植蓮數本以供玩好即謂克繩祖武乎然是池既由尹而屢售以歸於周則不得復為尹有矣當易之以周輒群呼為周氏蓮池噫周之名興尹之名不從此廢乎昔日之尹其不料為今日之周也必矣夫池之為池又寧有常主耶雖然予聞之勝地無常賢者主之竊意予太祖之主濂溪也迄今數百載而莫之能易則亦惟其人耳今予家既以種蓮獲名蓮為周之蓮

池為周之池則所以主此池者有不僅在此也故因而記之

引

戒食牛犬小引

殷 弼

考夫未有火化之先其民睢睢于于汗樽杯飲一飲之外無餘羨風何淳也粒食以來穀養陽主也肉養陰輔也以輔衛主何者不適於口而必取給於牛犬使有功有義之畜不免割烹之慘明犯有司之所禁幽觸鬼神之所忌何為也哉夫牛星精也於五行屬土以負重為事其力大有造於人舉凡耕雲犁雨東作西成厥功懋焉使天下一日而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三

無牛農夫遽能以一手一足之烈茂之嘉穀耶無穀何以有人是人之生死不盡繫於牛之一身耶五禮之設假此以豐鼎俎固為不可而下愚無知名曰菜牛曰鬻其肉以射微利其罪可勝言哉天地之角繭栗宗廟之角握賓客之角尺惟饗帝饗親以及會同大典天子不得已用之公卿以下弗敢干焉誠慎之也誠重之也更可傷者蠢爾南蠻已身有病動輒殺牛求神即使求之而應以彼齏齏之苦易我生全之樂仁者在所不為而況求必

不應神必不享適以重其過而速之死也嗟嗟人命之脩短有數而謂殺牛足以易之則力能辨牛者皆可以不死而黃虞之人至今為無恙矣何以其骨毛爪齒皆已化為飛塵蕩為冷風也至於犬亦卦象也於八卦屬艮以守夜為事甲兵伏而啣衣野火燃而展草盤瓠挫萬人之敵黃耳傳千里之書其衛主之義為何如也即仲秋之月天子以犬嘗麻先薦寢廟鄉飲之禮殺狗東方在敬祖養老則然而非以之自奉也元天垂戒云牢字從牛

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永免由是觀之牛以其功犬以其義斷斷不可殺斷斷不可食物之有功有義於我而我無以德之反殺而食之縱果報之有無未可知而良心亦安在哉是為引

考

三江源流攷

高輯

粵西百川交錯分合經行舍其分派總厥滙流曰
 灘江曰左江曰右江灘江源出興安縣海陽山九
 十里至縣北瓦平石為漢潭派分西北北曰湘西
 曰灘離湘而為渠秦將史祿所鑿靈渠也遶縣西
 南行四十餘里合鳳源水俗名清水又八十里合大
 融江下靈川縣合甘棠溪至廣西省城合相思江
 義寧縣北七十里有義江至蕪橋流分為二一西
 入永福達柳慶一東歷銅鼓墟合南渠作陡過涼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全

風驛合相下陽朔縣西合荔浦出修仁東合樂川
 思江入灘並滙於平樂府合思勤江出富川丹霞洞
 出富川並滙於平樂府合思勤江出富川丹霞洞
 經恭城合濁水江下昭平縣合馬江出賀縣經馬
 勤廢縣合濁水江下昭平縣合馬江出賀縣經馬
 至昭平上五里江下昭平縣合馬江出賀縣經馬
 賢河温經三郡行九百八十里至梧州府與左右
 湯泉經三郡行九百八十里至梧州府與左右
 江合自大融江至昭平南界石立波心浪衝船面
 放灘牽纜下上皆險舟人估客駭目驚心惟靈渠
 水細蒼梧浪平戒慎之心差釋號灘之苦亦少息
 焉由梧州西南溯流三百三十里至潯州而江分
 城東為左江左江之源有二出安南夸界十萬三

經上思州流遷隆崗下思明州合交阯河出高樓
下寧明州合龍州江出廣淵夸州經下太平府合
通利江出鎮遠州筆架山下新寧州合馱排水羅經
陽至合江鎮與牂牁江合者為交阯江左中之左
也出雲南由富州入田州境至剝塞市合泗城江
下田州奉義州上林土縣果化州歸德州隆安縣
合南流江出思恩府綠甕江出永康至合江鎮與交
阯江合者為牂牁江左中之右也合流而趨南寧
府合八尺江出交阯下永淳縣合陳埠江出欽州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六

縣入橫州境下橫州合思武江出合浦縣在貴下貴縣
合橫省江出鬱林州大容至潯州府東會右江者
統名左江潯州城西為右江源亦有二出清水江
經貴州黎平府合古州江下懷遠縣合浪溪江出
永寧州一出義寧縣下融縣合帶江融城至柳城縣合龍江
是為右中之右謂之融江也出貴州都勻府合環
水出思縣至慶遠府合小江河出天至柳城縣合融江
是為右中之左謂之龍江也合流而趨柳州府環
城三面合洛清江溯維容永福水由南渠入相桂

林西北諸水會焉下象州合紅水江源出雲南入
 濁難飲冬春清淺難行舟經西隆泗慶西南諸水
 那地東蘭安定司忻城遷江來賓
 又會焉下武宣縣合斷籐水至潯州府會左江者
 統名右江兩江合一浩瀚東傾合大隍江從弩灘
 武靖下平南縣合白沙江通容蒙江源出永安州
 廢州下平南縣合通容江經五屯所
 下籐縣合繡江北鬱容下梧州府合灘江是之謂
 三江三江既匯盡注於繫龍洲出廣西界合開建
 水出富川經下封川縣合羅旁水寧縣下德慶州
 合蓮灘江出羅定下肇慶府出端峽一由墨硯洲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全

至九江下新會縣出江門一由清岐口出懷集經

下思賢濬合湏江出南雄府經始興下三水縣趨

佛山至廣州府分派入於海自潯州而上左則橫

州烏蠻灘右則慶遠之里龍三劍武宣之弩碧斷

籐皆亂石橫江興濤迴漩舟師慎之潯州而下無

放灘轉角之險而多煙波風暴之憂若夫張帆破

浪一息千里與灘江之夏潦放舟山飛樹走朝辭

八桂暮蒼松蓋同一江行之樂已

示

定三都告示

金 鉞

為曉諭事照得本院巡撫是方以除暴安良為先
蓋兇暴不除良善不能安枕我

皇上至仁丕冒威德遠孚雖四海九州之外悉貢悉臣
豈容郡縣之近奸民抗背妄行查得馬平縣三四
都地方首惡韋光夏黎村首惡扶溜龍村首惡法
鑿等不畏王法不納錢糧劫人財物搶人牛畜官
府傳喚輒敢藏匿不出附近村堡盡受爾等之害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六

本都院何難發兵進剿盡殺爾等以快此方百姓
積憤以彰

朝廷大法但念爾等夥黨雖多其中實在為惡者不
過光夏扶溜法鑿扶思扶勇數人其餘皆為迫服
脅從之輩爾等從前作惡始則狂妄無知繼則怕
挈怕捉漸至恃頑梗化安知爾等不有悔心若遽
發兵進剿未曾諄切開導近乎不教而殺本都院
心有不忍即如來賓縣之韋學祖石良玉等向來
糾衆作惡擾害地方一經設法查拿俱皆俯首就

縛現在身寄囹圄按法定罪雖有追悔之心此時已罹法網諒難保全身命又如上林縣六便村樊匡料父子同惡相濟惟以搶掠為事有羽翼可恃有險阻可憑拒捕抗官目無法紀經本都院會同督部院提督遣兵進勦盡行殄滅又如西隆州八達寨顏光色等惡貫滿盈尚不自悔恃險逞強公然拒敵及經調取漢土官兵分路進勦該犯等身首異處妻子為戮此皆爾等所共知共聞者今爾等自為度量地勢何如六便村與八達寨之險羽

黨何如樊李王與顏光色之克若不趁早悔悟一旦調兵遣將長驅直入無異几上肉籠中鳥耳豈不可虞豈不可怕誰無父母妻子到得此時實有父子不相救妻孥不能顧者則又可憐則又可慘爾等同為天地間人類豈果無知覺本都院查訪得二三四等都俱係馬平縣地方每年錢糧自應在馬平縣完納獨三都光夏等巧計行賄逃避正賦在遷江既非管轄而馬平又無額征幾致三都地方不歸州縣管束是皆爾等之智巧詭秘如此

獨不思 豈有不納正賦據占數十里之膏腴而得長久無事者獨不思一民莫非王民豈有不服王化抗違官長殺人拒捕而得免於誅戮者本都院為民父母豈能姑容爾等以長奸惡之風以貽善良之害况爾等為賊既畏官府擒拏又畏對頭報仇辛辛苦苦擔驚受怕縱能搶奪偷竊未必豐衣足食縱能一時冒險而稱快未必平日捫心而自安為賊滋味爾等嘗過多時有何好處亦思終何了局本都院體好生之心愛養黎元

不使一物失所之意為此諄切曉諭開爾等一條生路全爾等一方生靈爾等宜及早思量無負本都院一片好心無疑本都院有半句誑語示到限一月之內悉赴該管地方官衙門自行投首聽候本都院分別開釋各為良民即便為首之人有應得之罪其妻孥子女必能邀免至於迫服脅從之輩當初本係無辜今既投首自然概行寬免即或首惡心多疑慮不敢到官如同案之人有能將首惡拏獲解官者本都院不惟寬免其罪而且另行

分別開釋各為良民大凡做事須要到底惟做賊不可到底即如八達寨之顏光色六便村之樊李王久經勦滅近日之鄧橫等寨現在征勦此做賊到底之榜樣也又如三都之韋光夏等本都院諭到彼即自行投首今寬免其罪安然得為良民此做賊不到底之榜樣也爾等所共知共聞者爾等宜及早思量速聽本都院一番良言深信本都院一片好心勿復怙惡自干法網况通道鎮地方千里村庄居民老幼不下數千餘家皆係無罪好百姓若因爾等五六人不肯改惡從善以致官兵進勦不分好歹盡行殺戮則此數千家之性命係爾等五六人害之是爾等五六人實為數千餘家人之冤仇恐通鎮之民亦必不肯饒爾等也今本都院與通鎮衆百姓約如黃光直等三日後不行投首許該村民無論案外案內擒拏黃光直韋無赧梁老五等到官本都院重行賞給如半月之內並無擒拏之人則通道村民目無法紀不聽本都院勸諭矣本都院立即發兵盡行勦滅無悔

定通道鎮示

金·鉞

照得羅城縣通道鎮地方險僻猺獞雜處最易藏奸現在設兵防守蓋造營房久駐其地諒爾等必不敢復踞巢穴公然抗違自速其死今據該縣稟稱估脩營房惟恐一百興工一百被爾等阻撓必須先事剪除然後興工此皆爾等從前曾經為匪惡名彰著雖近年以來頗知法紀並未有剗牛拿人靴禁之事似乎改過從善悔過自新矣然人究未肯信良由未嘗洗白賊名之故又從前地方官

並未懇切開導勸諭則爾等雖欲改過從善悔過自新實無一條活路出來洗白之故此爾等之心事本都院早已知之况實在為惡如潘志亮韋朝相已經拿獲外其餘不過黃光直韋社土韋社計韋扶赧梁老五梁老六數人又訪得黃光直尚識幾字正宜及早洗心悛改可免刑法且爾等惡跡已隔多年自本都院到任以來未曾見爾等為惡為此特行懇切勸諭冀爾等悔悟猛力自新限示到三日內速赴該地方官衙門投首聽候本都院

賞給如案外之人將首惡拿獲解官者本都院從優給賞即如八達寨顏光色案內有夥賊抱鈕抱金向為光色羽黨罪不容誅後悔罪自新謀殺光色光東到案之後並不追問抱鈕等前罪此現在保全身命之榜樣也若過期不首則是本都院雖憐憫爾等欲開爾等生路無奈爾等怙惡不悛是必自要尋死不然則是爾等頑蠢無知不可化誨者不然則是爾等藐視法紀目無官長者夫藐視法紀目無官長與頑蠢無知不可化誨者皆可殺

本都院言已竭矣心已盡矣惟有咨商督部院提督調遣官兵尅期進勦四面攻圍軍兵所到不分玉石立成齏粉此時雖有好人亦有口不及辯本都院雖有好心必不能救爾等也